



黑面具 译丛

BLACKFACE

FIRST CASES

第一案件

Robert · J. Randisi

开门见尸

Volume

2

(美) 罗伯特·J.兰迪斯/编

周晖 等/译

中国电影出版社



黑面具 译丛

BLACKFACE

VOLUME
2

开门见户

第一案件

(美) 罗伯特·J. 兰迪斯/编
周晖 等/译

First Cases

中国电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第一案件.2 开门见尸/(美)兰迪斯著;周晖等译.
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1.5
ISBN 7-106-01690-X

I.第... II.①兰...②周... III.侦探小说-美国-现代 IV.1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17226 号

First Cases, Vol.2
Copyright (c) 1997 by Robert J. Randi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c) 2000 by China Film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Dominick Abel Literary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登记图字:01-2000-3037 号

第一案件 2 开门见尸

(美)罗伯特·J. 兰迪斯 编
周晖等 译

责任编辑:李小刚

封面设计:刘海啸

版式设计:效 时

责任校对:李小刚

责任印制:刘继海

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邮编 100013

电话:64299917(总编室) 64216278(发行部)

E-mail:jsja@netchina.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中煤涿州制图印刷厂

版 次 2001 年 5 月第 1 版 2001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3 字数/270 千字

印 数 1-10000 册

书 号 ISBN 7-106-01690-X/1·0285

定 价 全三册 63.00 元

序

继有关私人侦探故事的《侦探小说精品》(之一)之后,我们现奉上《侦探小说精品》(之二),内容则是有关业余侦探们的短篇故事集。不过,严格地说,主角也不全是高手,像苏珊·邓拉普篇中的吉尔·史密斯,彼得·鲁宾逊笔下的阿兰·班克斯,麦克拉姆的警官斯宾塞·阿罗伍德就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业余者了。

至于作案者,劳伦斯·布洛克笔下的伯尼或霍克笔下的尼克·威尔威特则是窃术高妙的专业窃贼。

由于琼·海斯笔下的布莱尔·马洛尔、哈达·克罗斯笔下的凯特·凡斯特和西蒙·布莱特笔下的查尔斯·帕里斯都是业余侦探,所以本书内容也随之改观。

不过,这本精品集,会和前一本一样好读,毕竟,您想尽快读到这类图书中的新书。

这些故事有的是再版,但也有为本书出版而创作的。

一旦一卷在手,你就会发现,内容不同,全书的格调也会随之发生变化。所有故事中都包含罪恶,但是,由非专业的侦探来破解其中的谜团与职业侦探的行事风格的差异,会带来极大的阅读乐趣。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劳拉·李普曼、珍妮特·伊万诺维奇是1990年代开始走红侦探小说界的新一代作家。



值得庆幸的是,我们看见作者们都在力求将各自的叙事技巧臻于完美。

罗伯特·J. 兰迪斯

密苏里州 圣路易斯 1997

目 录



1	序	
1	安娜的抉择	彼得·鲁滨逊
21	巴里绿	卡巴勒·尼尔森·道格拉斯
58	黛布拉的判决	玛格丽特·马龙
82	管闲事	卡罗琳·G. 哈特
108	海景画	K. K. 贝克
136	很久很久以前	阿曼达·克罗斯
153	开门见尸	琼·赫斯
172	老响尾蛇	莎林·麦克拉姆
190	受惊吓的女演员	西蒙·布雷特
419	肇事逃逸者	苏珊·邓拉普
427	偷虎的人	爱德华·D. 霍克



- | | | |
|-----|----------|--------------|
| 249 | 无罪 | 巴布·达马托 |
| 272 | 夜贼 | 劳伦斯·布洛克 |
| 289 | 一月大减价的前夜 | 多萝西·卡内尔 |
| 305 | 在第十二本之后 | 小弗朗西斯·M. 内文斯 |
| 324 | 遗产风波 | 劳拉·李普曼 |
| 342 | 最后一眼偷窥 | 珍妮特·伊万诺维奇 |
| 373 | 肮脏的人 | 莱斯·罗伯茨 |



安娜的抉择

彼得·鲁滨逊

彼得·鲁滨逊笔下的探长艾伦·班克斯出现在6部长篇小说中。第一部入围约翰·克里西奖的最后候选名单,《可恨的故因》作为1992年最佳长篇小说,获加拿大犯罪小说作家阿瑟·埃利斯奖。本篇1992年首次出现在加拿大版的《冷血IV》作品集中。

1

“老兄,我可不喜欢这个。”格伦迪宁医生摇着头说,“一点也不喜欢。”

“警长也告诉我了,”班克斯说,“到底是什么事情?”

他们坐在“女王武装”里的一张微凹的铜面桌前,格伦迪宁前面是一杯格兰莫兰基酒,摆在班克斯面前的是一品脱台克斯通啤酒。这是二月份的一个寒夜。雨敲打着他们身旁琥珀色和红色的窗玻璃。班克斯刚做完了一天的乏味文案,急着想回家带桑德拉出去吃饭,他答应过她的,可既然格伦迪宁医生求助于他,他可不敢拂这位病理学家的面子。

“来一支吧?”格伦迪宁递给班克斯一支高级雪茄烟。

班克斯做了个鬼脸。“不了,谢谢。我就抽带过滤嘴的吧。我一直想戒掉。”

“啊，”格伦迪宁把他的雪茄点着，说，“我也是。”

“到底是怎么回事？”

“她不该死的，”医生说，“不过事情总是这样，总有这种事。”

“那谁该死呢？”

“噢，对不起，我忘了你根本不知道这件事。她，她叫安娜·奇尔德斯。今天早晨被送到医院里的。”

“她的死有什么疑点吗？”

“没有，起码表面上没有。所以我才希望咱们先私下里谈谈。”雨拍打着窗户，房间里嗡嗡的谈话声像雨点般在他们身边落下。

“怎么回事？”班克斯问。

“今天上午大约 10 点钟的时候，她男朋友送她来了。他说她呕吐了半夜。他们以为是胃肠型流感。吉布森医生根据病人的症状已尽了全力救治，可是——”格伦迪宁无奈地一耸肩。

“死亡原因是什么？”

“窒息。如果她没有气喘病的话，说不定还有救。不管怎么说，吉布森医生起码把痉挛控制住了。至于确切的死因，你别问我。我现在还一点想法也没有。可能是食物中毒。也许她吃下去什么东西了，想自杀。你知道我讨厌瞎猜。”他看了看表，喝完酒。“好了，我现在得去验尸了。等验尸完了，应该能知道得多一些。”

“你想要我干什么？”

“老兄，你是个警察。我可不想对你的工作说什么。只是这种情形我觉得有些可疑，让我很担忧。也许你可以跟她的男朋友谈谈。”



班克斯掏出笔记本。“告诉我他的姓名和地址。”

格伦迪宁说完就离开了。班克斯叹了口气,向电话机走去。桑德拉肯定会不高兴的。

2

班克斯在南伊斯特威尔靠近大转盘的安娜·奇尔德斯的大房子前停下车,也关掉了车里的收音机放着的富特文格勒指挥的贝多芬第九交响曲。这是1951年在拜罗伊特的现场录音,尽管不是立体声,但仍十分震撼人心。雨下得更大了,班克斯竖起雨衣领子,向门口冲去,感觉到小雹子打得脸上生痛。

应门铃声出来开门的男人就是约翰·比林斯,他的表情严峻。班克斯猜想在通常情况下,他应该是个模样清爽的运动型的男子,一个在网球场上或是滑雪场上潇洒自如的帅小伙,可是,由于悲痛和缺乏睡眠,他的皮肤变得惨白,神色不佳。他的肩膀耷拉着,班克斯跟着他走进客厅。客厅装饰得五颜六色,就像星期天彩色增刊上推销的广告设计的那样。班克斯在一张缎面扶手椅上坐下,打了个冷战。

“我很抱歉。”比林斯咕哝了一声,打开了暖气炉,“我没有——”

“我理解。”班克斯说,他向前探着身子,搓了搓手。

“没什么不对头的吧?”比林斯问道。“我是说,警察……?”

“你没有要担心的,”班克斯说,“我只是需要了解几个问题。”

“好。”比林斯一屁股坐在沙发上,跷起腿来。“当然。”



“发生这样的事情我很遗憾。”班克斯开口说道。“我只是想知道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好像连医生们也有些纳闷。”

比林斯哼了一声。“你说得不错,他们是挺纳闷。”

“安娜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觉得不舒服的?”

“大约在凌晨4点钟。她说她头痛,头晕。接着就老往厕所跑,一直到天亮。我以为是病毒感染什么的。我是说,你犯不着为一点小毛病就去看医生的,是不是?”

“可后来越来越厉害了?”

“对。她一直泻个不停。”他双手托住脸。班克斯倾听着炉子发出的嘶嘶声和屋外雹子打在挂了帘子的窗户上噼里啪啦的声音。比林斯深吸了一口气。“对不起。到最后她开始吐血,发抖,呼吸也困难起来。后来——后来发生的事情你就知道了。”

“你认识她有多久了?”

“什么?”

班克斯重复了他的问题。

“我想总共有两年时间吧。不过一开始我们只是工作关系。安娜是个注册会计师,我开了一家小型咨询公司。她为我们做些审计工作。”

“你跟她就是这样认识的?”

“对。”

班克斯环顾了一下客厅,注意到了他们的娱乐角和一幅镶框的梵高的画。“这个房子是谁的?”

不知道比林斯对这个问题是否觉得奇怪,反正从他的表情上看不出来。“是安娜的。我只是临时住在这里。我原来有座公寓。我搬了出来。我们就要结婚了,本来想在溪谷附近买套房子的。也许会在海尔姆索普。”



“你们俩约会了多长时间?”

“6个月。”

“那同居了多长时间?”

“3个月。”

“你们俩相处得好吗?”

“我告诉过你了。我们打算结婚的。”

“你说你认识她两年了,可在一起才只有6个月。怎么会拖这么长时间?是不是因为还有别人?”

比林斯点点头。

“是因为你还是因为她?”

“是因为安娜。7个月前,欧文还跟她住在一起。欧文·道顿。”

“他们分手了?”

“对。”

“很痛苦吗?”

比林斯摇摇头。“不是。他们是很和气地分手的。他们又没结婚。安娜说过他们只是要各走各的路了。他们在一起大约有5年了,两个人觉得也不会有什么结果,就决定分开了。”

“你们俩昨天晚上是怎么过的?”

“我们出去在坎岛路上的一家中餐馆吃的饭。你不会认为是因为这个吧?”

“很难说。你们吃了什么?”

“就是平时吃的东西,鸡蛋卷,鸡肉炒面,还有一盘四川味的虾。我们每样菜都一块吃。”

“你肯定吗?”

“对。我们平常都是一块儿吃。安娜不怎么喜欢吃辣,不

过为了让我高兴,她总是吃上一点儿。我特能吃辣,越辣越好。开始我以为她不舒服是因为吃辣了,你知道,如果不是因为流感,就有可能是辣椒作的怪。”

“吃完饭你们直接回家了吗?”

“没有。我们中间又到‘红狮’喝了两杯。大约 11 点刚过到家的。”

“那时候安娜还没事吗?”

“对。一点儿都没事。”

“回到家你们又做了什么?”

“也没做什么。闲着坐了一会就睡觉了。”

“就这些?”

“对。我得承认,夜里有一阵子我也觉得有些不舒服,头疼,胃里直翻腾,不过吃了点儿药就好了。我还是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我老觉得她一会儿就会推门进来,告诉我这一切都搞错了。”

“安娜睡前要喝点儿酒吗?”过了一会儿,班克斯问道。
“比如一杯麦精奶?”

他摇摇头。“她受不了麦精奶。没有,我们从酒馆里出来就没再喝过什么。”

班克斯站了起来。房间里这会儿已经暖和了,他的雨衣都快干了。“非常感谢。”他伸出手,说,“我还想说,很抱歉在你这么难过的时间打扰你。”

比林斯一耸肩。“你怎么看这件事?”

“我还不知道。还有一件事我要问问,希望你不要介意。”

比林斯盯着他。“问吧。”

“安娜有没有为什么事不高兴?是不是很消沉?”

他使劲摇头。“没有,没有。恰恰相反。昨天晚上她比任



什么时候都高兴。是她告诉我的。探长，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医生也露过这个意思——不过你还是忘掉这个想法吧。安娜绝对不会自杀的。她不是那种人。她这人太有活力，精力太充沛了。”

班克斯点点头。如果每次他听到有人这样评价自杀者都能拿到一英镑的话，那他现在一定是个大富翁了。

“说得有理。”他说，“这个欧文，他住在哪儿，我只是需要记录下来。”

“对不起，我不知道。他在北市场大街那边的那个大园艺中心工作，市政大厅那儿过去就是。”

“我知道那儿。非常感谢你，约翰。”

班克斯又把衣领竖起来，向他的汽车冲过去。雹子又变成雨了。他开着车，看着雨刷一遍又一遍地刮去雨水，回味着他跟比林斯的谈话。那个男人看上去真的很悲痛，而且他也没有加害于安娜·奇尔德斯的明显动机；不过，班克斯现在也只能凭着人家告诉他的这些话调查下去。接下来还有欧文·道顿，安娜的前任同居男友，他们之间也许并不像安娜·奇尔德斯自以为的那么和气。

当班克斯把车开上他家前面的街道时，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壮丽的第四乐章开始了。他坐在已熄火的车里，聆听音乐。雨仍在冲刷着他的车窗。终于，奥托·艾德爾曼的声音响起：“噢，朋友们，请不要——”他关掉录音机，回家去。如果他还呆在车里，他肯定会一直听到这首交响乐的最后一个音符。桑德拉一定不会高兴他这样做的。

班克斯第二天一早赶到园艺中心的时候,正看见欧文·道顿在抬一袋袋的花肥。道顿人很矮,一副猥琐相,大约 30 岁出头的样子,黑发蓬乱,扁扁的小胡子。昨天夜里雨就停了,不过这会儿冷风正飞快地把雨云又赶到一起,所以班克斯提出能否在室内谈一谈。道顿领他走进一间乱糟糟的小办公室,房间里有一股轻微的煤油味。道顿坐在桌子上,班克斯在一把转椅上坐下。

“恐怕我要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欧文。”班克斯开口道。

道顿仔细研究着他开裂的脏指甲。“我在今天早晨的报纸上看到安娜的事了,不知你是不是指这个?”他说,“太可怕了,真是场悲剧。”他把挡在右眼前的一大绺头发拂到一边。

“你最近是不是经常见到她?”

“不经常见。自从我们分手就不常见面了。偶尔会一起吃个午饭,如果我们两个都不是太忙的话。”

“那么你们俩谁也不怨谁吧?”

“对。安娜说我们该分手了,两个人彼此都不适合对方了。我们都需要更多的空间发展自我。”

“她说得对吗?”

他一耸肩。“大概是吧。不过我仍很关心她。我不想让你以为我对她已经不闻不问了。我只是不能接受这件事。”他头一次盯住班克斯的眼睛看。“到底有什么不对头的?为什么警方对她的死感兴趣呢?”

“只是例行调查而已。”班克斯说,“我想你对她最近的情



绪没什么了解吧？”

“不太知道。”

“你最后一次见她是什么时候的事？”

“两个星期以前。那时她看上去很好，真的很好。”

“你认识她的新男朋友吗？”

道顿又观察起他的指甲来。“不认识。当然，她跟我说起过他。不过，我们从来没见过。听上去是个不错的家伙。也许他比我更适合她一些。我希望她能幸福。你当然不会以为她是自杀吧。安娜不是那种人。她活得很起劲儿。”

“也许就是食物中毒。”班克斯合上笔记本说。“不过我们要考虑到所有的可能性。不管怎么样，跟你谈话很愉快。我想我以后不会再麻烦你了。”

“不麻烦。”道顿起身说。

班克斯点点头，离开了。

4

“如果我们分手的话，”在一家新开的麦当劳店里，班克斯和桑德拉坐在一起吃提前的午餐时，班克斯边想边问她。“你觉得你会很伤心吗？”

桑德拉眯起金发乌眉下清澈碧蓝的眼睛。“你是不是想告诉我什么事，艾伦？有什么事情要我知道吗？”

班克斯正要把麦当劳巨无霸往嘴里送，听了她的话一愣，转而大笑。“不，不，不是这么回事。这是纯粹的假设。”

“谢天谢地，”桑德拉咬了一口她的鸡肉三明治，拉下脸来说，“嘻嘻，你真的喜欢这种东西吗？”

班克斯点点头。“这很不错，真的，很有营养。”好像为了



证明他的话不假,他咬了一大口。

“好吧,”她说,“你的确知道怎么让一个女人开心,我会替你宣传的。不过,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分手。我有些搞不懂的事,就是这个。”

“我跟你结婚已经半辈子了,”桑德拉说,“20年了。如果我们分手,我当然会伤透心的。”

“你不能把它看成我们只是各走各的路,只是互相不合适的,相互都需要些距离吗?”

“艾伦,你怎么啦?你是不是看那些自助书看的?”她又环顾四周,打量了一下店里的塑料装饰。“我真有些担心你了。”

“噢,别为我担心。问题其实很简单。我知道20年没法跟5年比,不过你能相信吗?——有的人能像分开挂钩一样离开对方,然后又跟另一个人过下去,就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

“也许在1967年有人这样。”桑德拉回答说。“也许现在也有人能做到,不过我想,这种事带给人的伤害比他们嘴上说的要深得多。”

“安娜说没事。”班克斯喃喃道,几乎是在自言自语了。“可是安娜死了。”

“你是不是为了给格伦迪宁医生搞调查,昨天晚上才让我空等的?”

“我并没让你空等。我打了电话跟你说过抱歉的。不过,昨天晚上我的确是为了那件事在外面。我现在感觉很麻烦,有个地方不太对头。”

“你指什么?你是不是认为有人给她下毒了,还是什么?”

“这有可能,不过我证实不了。我甚至都想不出来是怎么发生的。”